

爱的索取

晓阳

九月的时候,我换了一家办公室。办公室是大间,都是隔断,相互间看不见。但相邻格子间打电话却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我左边的同事,似乎是个很粘老婆的男人。“老婆,今天晚上我想吃红烧肉。”“老婆,那件灰格子的衬衣烫了没有?明天我要穿的。”“老婆,我又馋你的葱油饼了。”刻意压低的声音竟然糯糯软软的。

我在心里暗笑,这男人是在向他老婆撒娇呢。男人一撒娇,女人就得举手投降了。他给老婆打电话很勤,絮絮叨叨的,最后一句总是在提要求,要他老婆做这样做那样,简直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男人。

熟悉之后,我笑他,你真是好神气,讨得这样贤慧的老婆。他跟着笑,那是,那是。有一个星期天,我嗓子疼,到医院去拿点药,竟然意外地遇见他和他老婆。他老婆,不是我想象中精明干练的情况,相反的,林妹妹般的瘦弱。客气地打过招呼,他扶着老婆,小心翼翼地走了。接待我的医生很熟悉他们的情况,说他老婆患绝症两年了,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,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可活,好在她求生意志甚强,竟然挨过了两年,不过,她的身体眼见着是越来越不行了,不知道还能熬多久?

医生摇摇头叹息,我的心一沉。这以后,再听见他打电话,我心里便有压不住的怒气。这

个男人,真是的,老婆都病成那样了,他还一天到晚地使唤他老婆。

他用红笔在日历上重重地勾了个圆。他说,老婆35岁生日快到了,让我帮着参谋,送什么礼物给老婆好。我终于忍不住说:你呀,什么都不用送,以后别再使唤你老婆,让她过两天清闲的日子就行了。

他不以为然地笑笑,说: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对一个人付出才是爱?其实向一个人索取也是爱。她刚生病那段时间,我想着她留在这世上的时间也不长了,说什么也不能再让她为我操劳。我什么家务活也不让她干了,想着要让她吃好玩好休息好。可是她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。她对我说,她觉得自己这样像废人一样活着,不如早点去了的好。所以,我会跟我老婆说,我要她给熨衬衣,我要喝她炖的汤。你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说的吗?她说,当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,她也会做几个好菜给我放在冰箱里。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,我只想满足老婆的这种幸福。你明白吗,因为爱,所以才一个劲地索取,爱一个人,就要给她爱你的机会。

他的声音哽咽起来。而我,直到那一刻,也明白了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我终于懂得,假如你真的爱一个人,那么你一定让他感觉被你所需要着,给他爱你的机会。

家乡话

魏得强

去一个朋友家做客,朋友两口子属于我们小城的成功人士,他们拥有着两家大型超市,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在高人的指点下,他们的儿子从3岁就送到了北京一所私立学校。昂贵的学费,将会给他们儿子带来美好的前途,据说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到国外去上大学。

现在,朋友的儿子已经是四年级学生了,刚刚放假回来,举手投足间都有着大城市人的高雅。光说话就可以看出来,纯正的京味儿。不过让我惊奇的是,朋友两口子也说着蹩脚的普通话,一下子让我的舌头转不过来弯。对朋友的“高级”普通话我想笑又不敢笑,朋友招呼我坐下来喝酒,等孩子和老婆出去了,朋友的家乡话才“活”了过来。看我笑,他很认真地说,你不知道,这叫环境教育,好不容易把儿子送出去了,回来这一个月,让孩子沾染上坏毛病多不好,你不知道人家学校的教育有多么先进。

我不以为然,我知道我对他们的教育方法没有发言权。朋友只是初中毕业,他想让儿子出人头的想法可以理解。但是,从教育的角度看,这个孩子,在成长中,不知不觉失去一些很珍贵的东西,比如家乡话。

一个没有家乡的人,想想都

是可怕的。人无论他飘飞多远,总会有一根线牵着他,这根线是父母,也是自己的家乡,总有一天,他会叶落归根的。家乡话他可以不说,但绝对不可以不会说。早些年,那些旅居国外的人,无论穷富,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总要想办法回来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,乡音,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。他们怀念的,还有家乡的吃食。有时就是家乡的一碗豆腐脑、一张葱油饼,品到了也就找到了自己的家,因为那里有家乡的味道呀!

可以想象,朋友的这个孩子,从我们这个小城出发,在他人生的旅途中,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以很优秀,在遥远的异国打拼,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受伤。受伤的时候,家就是最温暖的避风港,没有了父母,还会有家乡的朋友;没有了朋友,还可以有家乡的吃食让我们的味蕾复活;即使不能回家,让家乡话回响在耳边,也是最大的慰藉呀!

有首诗说,每个人都是有烙印的。我们做家长的,除了给孩子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,还要给孩子打上他家乡的烙印,比如让孩子记住家乡的亲人,让孩子游玩家乡的名胜古迹,最重要的是,让孩子学会说家乡话。若干年后,让孩子思家的情愫有一个温暖的抵达。

私房菜

“真功夫”。若干年前合肥第一个挂出私房菜的店我就去了,吃后印象中六个字“价吓人,菜伤人”,果然没有多久这家店关张了,这也应了古人诚不欺客之教诲。实际上合肥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在家里做私房菜,应朋友之邀尝了一回,觉得还是有些功底的,最少有两道菜让人回味无穷,一道是鸡汤丸子,一道是五福闹海。所以那天为找到这样一个好吃的地方,大家一高兴全喝高了。过了一阵子相约再去,已经人去楼空,甚是惋惜。以后去所有的私房菜馆都没有一点感觉,只剩对什么人都开私房菜馆勇气的“敬佩”。如今餐饮界的朋友还经常约我去品新开的私房菜,我一概谢绝,因为真正私房菜必须是:真“材”加“食”学,那些卖噱头自称私房菜的只不过是客串了一下家常菜而已。

小镇时间

条变窄的小溪,然后抓着学校残旧的石栏翻过去,爬过一棵活得臃肿的大树达到目标地。这条路线在还未成为实践之前,已经在我脑海中理论练习了许久。

事实证实,理论会和实践脱离。这次实践的成果是惨痛而且狼狈的。爬树的过程才开了个头,便从上面狠狠地摔到小溪里。我想我应当感谢小河退化成小溪的壮举。不然,我就不是摔倒,而是沉没了。

我在小溪里嚎哭,声音算不上动人,但是足够响亮。可来来往往的同龄同胞们,你们怎么就光看着,也不拉我上去呢!很明显,我那时没考虑到小同胞们的身高标题。谁说身高不是间隔?至少这个时候是。

我哭了几嗓子,引得一个骑着自行车途经的大叔停了下来。他将我拉起来。温柔至极的安慰激动得我一塌糊涂。我眼中布满了感谢,脸上挂满了眼泪鼻涕。大叔问我家在哪里,然后将我送回家去了。

这天让我毕生难忘。由于,我终于有正当理由,吃饱喝足后,光明正大地,逃课了……

也成就了今天的“厉家菜”。厉家菜的品牌也是由名人炒出来的,像外国使节、总统等,如美国前财长吃了厉家菜后赞不绝口,当场掏出一美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赠予厉家。要知道美国财长是从不在美圆上签名的,何况一美圆是他一年的年薪(美财长只拿象征性工资)。私房菜从此声名远扬,成了利润的追逐点,遍地开花。

实际中国文化那么源远流长,民间家传做菜的高手不乏其人。多数人有一两道看家本领的菜,家里来贵客时才会“露一手”,有很强的私密性,而且做菜的要花很多时间和准备,才能让食者感到“匪夷所思”。如合肥就有一老太太专做“香煎鱼”,选的是2两重的野生活鲫鱼,用温火煎至金黄,关键是鱼肚里和外面的配料非常讲究,煎鱼更讲究,所以一上午才做一盘,吃的人无不叫绝,这才是

主用大勺子给你加一勺。

我一直爱好吃糯米饭。这饭是要先在蒸笼里蒸熟了,然后再和糯米、香菇、虾米、紫菜、豆干、小葱、鸡蛋等在锅里炒。我爱极了这味道。店主给我打了三毛钱的糯米饭,一毛钱的汤。一顿美美的早餐就开席了。

这个时间段,多是上学的小学生们用餐。女生们呱呱地开端研究起昨晚看的电视剧,说得倒是鼻子有眼。什么那个女的太凶了,确定不爱她;这个男的很好看,诸如此类。和她们同样年纪的我是听得懵懵懂懂。尽管,我被老妈拉着一起看了不少琼瑶阿姨的电视剧。我只是记得一个有着一双大眼睛,总是泫然欲泣的美女刘雪华。

吃饱之后,走出小店左转,顺着老街持续向前。那条姑且叫做河的流水在这陡然改道,在巴掌大的石桥底下,从右边转向了左边,宽度陡然缩小很多,成了名副其实的溪流,然后持续沿着老街流去。

走几步,再几步,终于到了小学门口。碰到迟到,为了回避检查的值日生。我十分高超地选择走捷径。所谓捷径,就是跨过那



投稿邮箱:zyq_405@163.com

万木春

用一夜春雨梨花开来描绘合肥大街小巷,甚至居民楼里出现的私房菜,而不用“雨后春笋”来形容是因为春笋具顽强的生命力,而私房菜更像春雨后的梨花被洗涤后不知能留几许。

私房菜源于何时难以考证,有说追溯到清末光绪年间。据说祖籍广东的世家子弟谭璋青,祖父辈都当官并好饮好食,其父谭宗浚把家乡粤菜混合京菜成谭家菜声震北京。后来家道中落,谭璋青坐吃山空,便由家厨或妻妾做拿手的谭家“私房菜”帮补家计,宴设家中,每晚三席,须提前三天预订,最盛时订位要等一个月。更有香港影片《食神》的渲染,使内陆同胞看到了商机。这些年来最有名的还属北京的厉家菜。厉老爷子的祖父曾是慈禧太后的内务府大臣,兼管理御膳房,因善于记录和总结,经其手的御厨那点家底(如今叫知识产权)都被无偿学去,

许松华

老街的地面是由一块块大石板拼合成的。街头从一个坡度较大的老城门那开端延伸。我家老屋子曾经就在老街的中间某段。由于老街的绵长,对幼年时候的我看来仿佛无尽头般。所以,至今我也不知道街尾在哪里结束,街尾又是什么样的风景。童年时候的我想,那必定是远远的处所,走路的话要花上一天的时间,假如坐船坐车的话,怎么也要大半天的时间吧!故此,街尾那端依旧远远,并布满了因未达到而产生的神秘。

紧挨着老街的底本是一条青色的河流。实在,说是河流却太窄。三条小船的宽度罢了。可是见着那船来船往的景象,俨然是我在书上读到的河流。也是有水、有鱼虾、有小船。后来,小河变成了小溪。固然宽度依旧是三条小船。可是,那些船呢,都哪里去了?河边淘米的人变成了河边刷马桶的人。他们倒是见证了小河到阴沟的变迁。由此,尚年幼的我开端见证并故作正经地感叹起何谓沧海桑田来。

实在,没了船只来往,对孩子来说,只是少了些无聊时观赏风景的乐趣而已。那个时候,还未萌发环境污染带来的什么后果等此类环保意识。我依旧背着书包,走出小巷,来到老街。先向右拐,走到早餐店里头,取出纸币,大声说道:“一碗糯米饭、一碗汤,坐这吃。”

早餐店里有很多我爱吃的早点。肉包、菜包、小笼包、油条、炒粉干、粥、茶叶蛋、糯米饭。汤是在一个大锅里头,用几根排骨熬出来的,然后在碗里和着紫菜、虾米、油条、小葱、榨菜一起端上来。假如爱好豆腐脑,可以叫店